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四十一高祖

杜重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任安盛高繼傳洛舟校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宥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

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其自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自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乎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為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二年秋契丹高平翰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饜割豪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淫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平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步涉泚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

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大傳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大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繫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

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繫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屠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大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璩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衣踏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

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谷以
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
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
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姪
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遂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
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千餘人皆亡命捕之甚
急樞密使宋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
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
貞悉以黥茶染米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
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切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
守貞取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
禮出於諸將契丹寇出而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

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餉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
行營所至居民家園一空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
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於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
不下二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
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遷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
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
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率騎兵應之初晉大臣皆
以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
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
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

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
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
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
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懇不
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恣
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
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
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
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
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
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邵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
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
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
悟謀以遲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
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
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士三四如此
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

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
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灾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
矣守貞以為然嘗畫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
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
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
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其不磔者亦送京師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為
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
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
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
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怒其子逃至齊
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

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
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亦人皆素嫉之因共
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
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
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
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
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
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
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
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元昭曹國珍尚書
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
殺式之冤皆不肯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

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其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樂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

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退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為先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搗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至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

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太內都點檢康福至宿衛寬仁門
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
遣傅住兒入傳戒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
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
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
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
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取
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常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
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
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
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
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

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
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
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
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羣內庫輸之私第
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羅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
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鬚領皇子延煦母楚國
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
劫取之彥澤與閣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
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鑲之高勳亦自訴於
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
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
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縲絰杖哭隨而詈言以杖朴之彥澤

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剝其心祭
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左髓變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
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
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
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
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齶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
蹈踐斯湏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墾晉
之兵皆在北向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
重矣美惡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第五十三

雜傳四十一

宋歐陽脩程祿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
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
歷引進閣明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
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
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
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
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
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
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
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

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郭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冝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光景崇入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殺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安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光益益乃上告景崇大

悔失不殺之光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邠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主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樂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瓌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持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

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
皆在城北今使公孫鞏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
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璆等皆然之遂明
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鞏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
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
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
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
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
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上思
綰厲聲請先黥以率眾齊其戮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
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亮眾朝思

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
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
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
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劫其家屬無信
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
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去庫兵以叛高
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
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
遣鄧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
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
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
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

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越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越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屬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彦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置姓閻氏彦超黑色胡髯再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麩受賂法當死漢高

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彦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彦超為副彦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父之不進彦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彦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彦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訐高祖知曲在彦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彦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彦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

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敢受
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
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
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
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俾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彥超副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
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
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
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

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
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
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
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
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
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
為出兵攻沐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晏攻晉絳不克解去太
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
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
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
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

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
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貨以犒軍前
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貨以獻彥超以為未
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
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顧無德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
斷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
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
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
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管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
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令兖州當焉彥超
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
以事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

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
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
住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
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
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
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采以賜汝軍士私相謂
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
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
被擒遂滅其族兖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
崔周度秘書監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未嘗其於公代平大城守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夫有以善之已而見國因大行城守自實以備軍前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四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敏傳汝舟校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

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

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

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

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

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

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佐士之被服儒

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

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有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

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言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斲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郵李氏而告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且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藁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采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

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并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是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

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乃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躬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大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

五石先生集卷五
雜傳第五
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
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充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
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
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
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
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
沮知漢未可代遂隄空相陰公贊為漢嗣遣道迎贊于徐
州贊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
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
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屈音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

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
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
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
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與代老而自樂何
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
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
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嘗自將擊之
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
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
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厭卯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
起太卒自將擊旻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二關威
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

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二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相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死乞食而後葬珽饑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

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龍衣為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

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
聞珽語大喜友珽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表象生討賊珽
為亂兵所殺珽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
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
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珽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
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
為宰相瑄性畏慎周密珽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
異同而瑄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瑄言多沮瑄嘗
倚撫其過珽所私吏當得試官珽改試為守為瑄所發末
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
宗滅梁得珽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充甚

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珽上書數千言其說漫
然無足取而莊宗獨憚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
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
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士德明宗武君不曉其
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
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
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珽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
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
為路人則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
而後即位以珽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
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
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

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
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
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
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夫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
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使殿見群
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
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
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
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
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
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
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

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
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
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
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
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
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
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
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紉然猶依
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
孔循鄭珣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
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于太常禮
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

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
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劫舟之兇黨被直定之逆城坐
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
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
道所駭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
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
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彥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
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
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直學

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
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持
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
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陛下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
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
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
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
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部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
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
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
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
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

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珽稱贊以為常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珽又稱贊之以為宜罷珽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珽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珽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游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又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急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入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入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卓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

任園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
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擅散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犯京師愍
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
贊皆已死愚欲至中書俟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
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
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
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
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
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
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廢帝即位有意於治數
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

等無所事常自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
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道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
梁索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
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
敗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
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道與
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道草牋勸進道曰潞王入朝郊迎
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
今天子蒙塵于外處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
義身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
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

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
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萬言曰吾輩罪人盧
舍人言是也道終不草牋道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
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頴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為羅
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大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頴
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
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外所迫流
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詎曰鈍漢辱我顧書
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頴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頴
為亂兵劫其衣以蔽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
筆成文而言其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

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
頴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頴權軍府事頴為鄧崇韜
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頴屢以法繩
之頴有姪在梁遣家奴刀口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早梁
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雜傳四十二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晁皆以
 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宗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
 其子都所囚昫兄暄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
 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
 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
 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
 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
 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
 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

無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支簿覈其
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竄積年之負盡而不發
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
而三司吏皆沮然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
李異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訥昫曰
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
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其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
以昫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
麻能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決活矣昫在相位不
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
儉辭以祖諱蠹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決快失職中書
舍人李詳為居儉詰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耻

且裕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
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
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吏皆不能知是
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
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
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
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
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質反殺皇子重又於洛陽乃以昫為
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
判三司勳弁犯京師昫以自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
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

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奏更白諸道進奏官賀
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
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疆盛貢奉不至朝廷姑
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
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
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訟不得已入見文
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替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
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閣
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
州縣發通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
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
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少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

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
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
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
州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
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
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
有人望廢帝因采書清均管姓名內琉璃餅中夜焚香呪
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
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
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使殿論
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

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
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為待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
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皇恐謝罪廢帝
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
尚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
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生棣州商河人也為人儒暗少好學學韓愈
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揚
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
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
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
出京師何向為便胤孫曰君命刀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

屬而先帝新弃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
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
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
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在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
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
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
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
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帝得侍班常在僕射前胤孫責
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
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
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
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

五十六史身事
宣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
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
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大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
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言胤孫獻綾
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既學韓愈為文
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返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
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
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傳奕之論
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荅曰豈知非佛佞
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
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胤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
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然時人嘲

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褻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
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
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
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
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為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
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尚
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
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
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
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顛與盧

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二而循資長定舊格歲又多舛因
 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顛等無
 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顛為戶部尚書
 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為賙贈乃能
 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宗龜
 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
 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
 侍郎梁亡貶筠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
 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
 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
 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

制辭編為敕甲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
 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
 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
 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甚不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
 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及顧贊
 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
 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
 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常採唐
 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
 宗見其有起復真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
 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
 詔岳撰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

顏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
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
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髮之說尤為
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父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
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
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
不暇於禮又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
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
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
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編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少卿

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貞觀宗時累遷中書
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
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
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
武等請如編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桓帝
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又甚長為孝仁皇請下有司
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
不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又為孝崇皇帝編以謂孝
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
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編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蕪厥
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摠二名於眇躬惜一

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
尊祖禰為皇帝魯高為皇宰相鄭珽合羣議奏曰禮非天
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先聖今議者引古以漢為據
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皇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
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
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
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編又言縗麻喪紀所以
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
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
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
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

可同如此右贊其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
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
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
也以名則兄子之妻踈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
久今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
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京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
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
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
于令今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紱
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
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平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相彘父堯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

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
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
明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
以祖諱蠶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祕書監居儉歷
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
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常乏死之日貧不能
葬聞者哀之

命何用樂為稅屢進醫藥不納每病各問疾者稅輒迎拜
門外泣涕而告之遂終不眠樂而卒稅居喪哀毀服除唐
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以明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
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
二年上貢舉初稅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
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
頗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蒞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
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
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稅曰孔英
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
議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
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

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校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
呂琦禮部侍郎張乂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宗元
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
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襜白布大口袴革帶履
左執帛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
人服平巾積緋絲布大袖綉縵甲金飾白練襪錦勝蛇起梁
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
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
一金鐃一歌蕭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各同三
樂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
高祖大悅賜校金帛群臣左右觀者皆嗟歎之歎禮樂廢
久而制作簡繆文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

工舞郎多教坊以工人自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
良工教習明年正百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雜煩慙如
薤露虞殯之音無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
年高祖崩柩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
年大常少卿陶穀奏天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邪律德光入
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且函簿鼓吹都人聞者
為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祕書省
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
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
右散騎常侍張文寶具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

下學士院作詩賦為首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
工乃命憐為之憐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後生
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
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
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雜傳四十四

宋歐陽脩撰無黨注明廷受盛高濂傳汝撰校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祭御
史其後世遂不復官學凝又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
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
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質瓌辟為從事瓌與唐
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及顧見凝麾之
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
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
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
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音輿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

誼譚以動主司主司毋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而絕人出入以為常疑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疑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疑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疑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敕十餘通受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寔時鄭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乃受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

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疑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嘗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疑同當時以為榮焉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山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
出帝童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葉維翰爭權乃共譖去
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優引以為相契丹滅晉瑩從山帝北
徙虜中瑩事元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
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
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
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
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
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為河東節度
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判官
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
知書而與殷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王出為
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氏馮皇后用事電國
大務一決於王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授以俟王決王除中書舍人盧櫓為工部侍郎葉維翰以
價資鈔羨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士為
相四方賄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
士爭先入王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謂笑自言
願得持晉王璽獻契丹以冀恩將安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王
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
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

文事唐為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後去遊太原晉王以為河
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將
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
為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受拜太原尹北京留
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
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
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
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既而醜殺之處于曹州同光
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壙稍廣其
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晉曰昭宣光烈孝
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
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亡于為賊臣所立而

昭宗何皇后昆首為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
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
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
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敗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
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來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
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藉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
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致請率民
財以佐用乃使質與致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
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
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
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

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交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交見殺守光怒交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交故客趙王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王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王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人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脩撰長興中

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貳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前刺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殺前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前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管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

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王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我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白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疆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端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雖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為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為祕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王仕至職方

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王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為其家主辨喪葬王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賈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
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
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
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
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
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
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
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
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額比詢主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
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
以規免州縣賦後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潁州縣出

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
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
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
以大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
遣婢宜子詣鳳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
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
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
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
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
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

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
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為寧晉樂壽縣令有
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為從事明宗時
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
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吏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
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
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為貝州刺
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軒車晉高祖立
召拜刑部侍郎躡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
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敏
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唐莊宗從
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
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
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威武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
餘皆在鄴敏乃求為興唐君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
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禮鎮滄州敏乃復得
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
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
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
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劫舟也東丹王
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

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
懿曰敏燕人也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斬驚勳健兒
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
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
萬金自平遙沁山冒虜中而趨官軍且戰且行得其半達
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又皆壯其大言
歷晉為太常卿使于吳越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
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虜發於首卒贈右
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人出少出以融參軍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同中書門下 雜傳四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本府校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
王繼安為興聖宮使鎮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彝掌書記
崧謂掌書記曰魏王皇子天下之幼望書奏之職非堯所
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質馮道道等皆以為善乃以
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安與郭崇韜伐蜀崧掌
書記繼安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安
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安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
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
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安曰吾亦悔之奈何崧
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

印明曰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發死於道崧至京師
任園判三司用崧為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
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
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
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
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
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其責延壽等延
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
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
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大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
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
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

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
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
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為侍衛都指
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
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為
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為排己深
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為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
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
等稱崧為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
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
後麻荅奔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
者諳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為謙謹

莫敢有所忤漢高祖入京師以松第賜蘇逢吉松家遭亂
多埋金寶逢吉采有之而松弟嶼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
酣出然言以為奪我第松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
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為嶼商賈
多乾沒其貲嶼咎責其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
告澄是時高祖將葬慶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
變言松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
通守貞逢吉遣人召松至第從容告之松知不免乃以幼
女託逢吉逢吉送松侍衛獄松出乘馬從者公無一人松
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
伏族誅松妻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公口
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

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璘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為給事中璘少
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
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緋衣謁常山李弘規
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為從事其後張文禮弒鎔自立
遣璘聘唐莊宗於太原璘為人利口敢言乃陰為莊宗畫
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璘為支使莊宗即位拜
璘宗正卿以李璣為少卿獻祖諡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
國初建璘瓊上言獻祖皇帝建初陵諡祖光皇帝啓運
陵請置臺於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
謀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
正吏璘瓊不復詳考遂補為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

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墾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
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
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
貶司農少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鱗故人召
還累遷戶部尚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
故事宗室皆為宰相今天在中興宜按舊典鱗雖不才嘗
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父
賓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鱗言事
鱗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
召也重誨信之以王帶與謀者使為信久而無效因是貶
鱗充州行軍司馬鱗與廢帝有舊廢帝時為戶部尚書奉
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為相還過荆南謂高從

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
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為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
僕然皮一因為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
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承姚頡其次太常盧
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頡與文紀皆
拜平章事矣鱗斬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
太常卿及拜命中謙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鱗
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鱗司徒居數月卒年

八十八 贈大傳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威中
范兆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厥後緯采次傳聞為唐年
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主室微弱諸侯彊盛征伐擅出
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
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為
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與脩唐書于內艱
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為脩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實嚴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
錄初幸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
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
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錠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
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
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李

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
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為判官
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
所為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
其實佐謀希堯以為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為人久之
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
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
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
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
史出帝時為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
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文鎮州人也少事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
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曹趙在
禮辟節度推官歷滄交二鎮掌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累遷
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掌六軍以
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為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
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
小利而大害又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又不
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
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
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
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
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嗚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

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
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
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
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
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喜允事漢
為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
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
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文徽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
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
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
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

京百官其授偽命者皆其人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來欽
百官偽勅林之松以手指其曾引郭子儀自誦以語人曰
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為李守
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
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暉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
者號東眷居若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暉出於名家
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
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
為禮部侍郎暉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
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高祖起為工部尚書復以老
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暉以文學在

朝廷父宰相馬胤孫維翰皆暉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
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頌暉暉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
生世傳以為榮維翰已作相嘗過暉暉不迎不送人或問
之暉曰我見梁公於中書庶寮也梁公見我於私第門生
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為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

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無本有

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于蜀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

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舉

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實之軍中自

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星只命皆自仁裕為之

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
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
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
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
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
當有羊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
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
顧見江中沙石百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
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
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疑門生范
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
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為海風所颺至
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
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
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
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
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為左
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
琪為之稱譽薦為即黑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
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
尚書雷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頤方舉進士文

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事當求實効無以虛名
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恠而問
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
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願申科人皆
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
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
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
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
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
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
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

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
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
重績燹琴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虜而動之動隨其
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
馬器幣天福二年重績上言曆象主者所以正二氣之元
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晉明氣朔正而星度
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
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
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
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

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
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
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
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
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
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
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有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
温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
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在亂國得罪
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佞道仕進者不必為也然延義
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三

式頗唐相人劫丹城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策謀
逐麻答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沐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
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
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
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誅
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償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
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素
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
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
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正
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
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
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
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且而起唐天寶十
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
曹士立為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
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
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

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
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皇唐有齊政曆五
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謂元曆法既非古明玄
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
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
僭叛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
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
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大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
也聖人以此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
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履端立極必體
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
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

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
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
天之歷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
振舉墜廢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去齊七
政以立元測圭箭前以候氣審臍臍以定朔明九道以合宿
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辯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
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
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固得七十
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
五行之數五行之得其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
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
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

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十二百謂之經法自元入經先
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
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
謂之大率十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
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
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各之東偏開元十二年
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高臺應
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前測日晷
漏以爲中數晷漏上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
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
自古臍臍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
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

今以月離朧胸隨曆具校定日躔朧胸臨用加減所得者入
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朧胸
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絃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
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
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
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
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
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
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
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
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
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

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
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
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
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際降
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
入段行度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
分積以為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
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
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
度必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閭虛之所躐
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
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

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下祝小術不能
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
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為注曆
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數為四
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
曆一卷以為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
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
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
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筭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千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四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二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象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

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二十度少危十七度室
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昂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
度參二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
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
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為氣積統法而一
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
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
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土之不盡為閏餘用減氣積為朔積統法
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
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為日歲中以下為盈以上

減去歲中為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
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朧朧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
日朧朧數為日躔朧朧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為度命赤道虛入算外
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
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一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為限初率入每限
減一盡九限末率空為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
之宿自後亦五度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入
殷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分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
度為分經法而一為度一至初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
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為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為少大半之
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
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為分
盈統法為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
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

及分也
及分也
及分也

午中日躔
午中日躔
午中日躔

置三至分咸去半法為午後分不足反減為午前分以乘

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

為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

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各以次日午中日躔入曆

置夫正中氣午前分便為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

以午後分減歲中為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二日滿歲中

即去之盈縮互命為每日午中入曆也

置年申入曆分以其日損益乘之加統法而一為分

十為寸用損益置其下中數數為定數也

十為寸用損益置其下中數數為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

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益減其下氏分即所求

昏定分也

日出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為日出辰刻

除為辰數餘滿經法為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辰

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為晝分用減統法為夜分各滿

經法為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為辰數經法除為刻數命辰數于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為更用分又五約之為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浦辰則為辰蒲經法為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為距中分盈統法為度加午中日躔為民昂星減之為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層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二百六十通之為步二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為其地戴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為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為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為地用分相從為晷分分十為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為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

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為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為其地晨分減統法為昏分置晨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	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又九
交率	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又九十七
離策	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交策	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望策	一十四	五千五百
交中	一十二	四千三百六十三
離朔	一	七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	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中準	一千七百二十六			
中限	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	九百六十三			
程節	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朧朧

置入曆分以日躔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程節除之為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朧朧為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減朧加朔弦望常分為定日
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
日未出則退一日月雖出有交見初亦加之元日有交則
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不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為
閏朔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為定
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
盈縮數為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
之各命以冬至夏至之宿筭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二百五十一

三十一 四十四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法
日也以為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
以日躔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為入交常日置月離朧朧
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朧減朧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經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
統法除為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
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叙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
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為月行
其節第一道起第一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二道即以所

起限為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
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殷半交之宿自後亦九
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
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
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為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
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
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為黃道差在冬至之宿後
正交前後各九限為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為加在夏至之
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為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為減凡月
正交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
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
為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皆

以差為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為赤道差正交中交
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減
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為九道宿次就其分為少大半之
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
法約之為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
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
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為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即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下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為前不足返減為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消經法為度為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為晨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

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為加不足反減之為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為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為分滿經法為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即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為交後以上用減交中

為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為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為距千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以減半統以上以加朔定而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為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二除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

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為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為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為陰道定準減中限為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為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為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為距食分定準以下

雖曰陰道亦為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其有限
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為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陰道
距交分定限以下為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為距食
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為日食之大分餘為
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疆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為距食分置之
以五百二十六除為月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
為限命小分以半及疆弱

日食長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
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為

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
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為泛用分九
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
用減二百八十七為泛用分

月食長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
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為泛用
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
五百六十七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
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為泛
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
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其術推之
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為辰經
法除之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良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
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
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之秋後
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
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二斜之
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交限食也
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十四籍也

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
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其所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
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為帶
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為帶
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
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為帶食之大分餘為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晨
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為更數皆籌用分而一為籌數

欽天步五星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
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其術推之
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為辰經
法除之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良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
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
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
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
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
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
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

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
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其所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
出入食其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為帶
食差食其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為帶
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
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為帶食之大分餘為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辰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
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為更數皆籌用分而一為籌數
欽天步五星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周策三百九十八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順疾 九十

順遲 二十五

前留 二十六

退遲 一十四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六 一三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六 一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二 空二十八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二十九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一十九

順疾 九十一 一十六 六十二 一十一 二十三

夕伏 一十七 三三七 一十四

大災惑 一十七 三三七 一十四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一十一

曆中二百八十六 四千四百八十一 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十二 六十八 五十五

順疾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十二 五十一 四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三 四十二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二十九 一十八

前留 八十九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遲 一十一 七十四 二四十一

退疾 二十一 七十四 二四十一

退遲 二十一 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遲 二十一 五十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 六十九 一十九 二十九 一十八 三

順遲 六十一 一十九 二十九 一十八 三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三 四十二 五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二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二 六十八 五十 五十八

鎮星 一十六 空 一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十

變率十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十

變段 中一百 變日 二 四 變度 六十六 變曆 二十四

晨見 東二百一十九 五百二十七 六十六 一十四

順疾 率二百六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 二五十一

順遲 率十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九 空 六十三 空 二十五

前留 率二百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空 四十三

退遲 空 四十三 空 二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五 空 六十

退遲 三十三 二三五 空 六十

後留 一十六 空 四十三 空 二十四

順遲 一十九 空 六十三 空 三十五

順疾 六十五 六十三 三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七 一十四

太白 一十九 七 一十四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一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中二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早 五十一 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手七 一百一十六 三十九

次疾 七十二 八十三 七十七 二

次遲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

次疾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

次遲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

次疾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

次遲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二十一 六十一 一百二十四

前留 六 六十九 八十三 七十三

退遲 四 十六 五 一百三十一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十二 三 六十五 五十二

夕伏 七 七 四 四 二十七

晨見 七 七 四 四 二十七

退疾 六 十三 六 三十六 五 二十七

退遲 四 十六 五 一百三十一 空三十一

後留 六 六十九 八十三 七十三

順遲 二十四 二十一 六十一 一百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七 一百二十六 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四 五十三 二十七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二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二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五 二十二

變段 變合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 一 二十九 二十四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 二十四 一十六 四

順遲 一十六 四十三 一十一 四十三 一十一

前留

二六十八

一十一

一十一

夕伏

一十二

六十八

二十六

晨見

一十二

六十四

二十六

後留

二六十八

變數

變數

順遲

中一百一十六

四十一

四十三

二十一

順疾

一百一十五

六十八

二十四

十六

晨伏

一百一十七

四十三

三十四

二十九

中日中星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此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為周數不盡為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為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直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

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為度曆中以下為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名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辰星順伏

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為其段常日定星置
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
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即
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
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
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
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
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
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
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
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少則減
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
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
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為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為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為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為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為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為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民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

用減初日行分為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二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二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藥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節	雁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雞始乳 鷲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節 蟪蛄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雁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始蟄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大雪十一月節 閉塞成冬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交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侯睽內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侯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侯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侯蠱

穀雨震六三 公華 辟夫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侯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侯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侯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侯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侯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侯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侯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侯頤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候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為有沒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為日用加其氣而命之即所求沒日也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為減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法為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減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為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

佐郎劉義叟義叟為予求得其本經歿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

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

能自為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為盈縮二曆分月離為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臑胸而朔望正

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公黃

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
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晷差測
岳臺之中畧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
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
急是取至其陋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義叟之言蓋如此
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